

从俄文的角度来看判断动词“是”的起源与演变

为肖娅曼的“判断代词说”加以类型语言学的证据

Johann-Mattis List

一、引言

判断动词“是”的起源与演变，是历史语言学的一个焦点问题。近七十年来，自从王力先生在1937年发表了《中国语法中的系词》一篇文章（见：王力：1937），这个问题引起了很深刻的一个争论（见：郭锡良1990），使很多著名语言学家对此专门研究。学者最为不相同的看法有两个。第一个是上古汉语是否有系词“是”的问题。第二个就是指示代词“是”变成判断动词的内部动因。王力先生为了解决第二个问题曾经提出过“位置说”一种解释，他说：“在先秦时代主语后面往往用代词‘是’复指，然后加上判断语”（王力1958：第353页）。在另外一个地方他又说：“‘是’字经常处在主语和谓语的中间，这样就渐渐产生出系词的性质来”（王力1989：194）。这种解释有一个地方不大令人满意，那就是“是”字为什么要往往处在主谓之间的内部动因。假设“是”字因经常处在主谓之间而变成现代汉语的系词，那么为什么指示代词“此”没有产生出系词的功能？肖娅曼先生在《上古“是”“此”判断句比较》一篇文章又提出“判断代词说”另外一种解释。他在考察《孟子》和《左转》的时候发现“是”字和“此”字的语法功能竟然有些不一样。他说：“既然这样，‘是’有没有可能实际是同时占据主语和系词两个位置。也就是说，这类‘是’实际既有指代性，又具判断性”（肖娅曼2005）。在我看来，这个说法虽然很有说服力，但是还缺少普通语言学理论的支持。我在查看肖娅曼先生的材料时发现了一些跟现代俄语类似的地方。俄语里面有一个指示代词，用法跟上古汉语的“是”字差不多。我又发现，代词作判断句的例子在世界上的语言比较常见。

接下来，我想通过“是”字和俄语里起判断作用的指示代词的比较，为“判断代词说”加以类型语言学的证据，为这个理论加以普通语言学理论的支持。这篇文章有两个部分：我先要谈历史语言学的一些普通问题，以后再举行俄语和上古汉语的比较。

二、历史语言学的若干普通问题

A) 为判断句和判断动词下新定义

很多学者对判断动词和判断句的定义的看法大不相同。Maienborn (2003: 第 19 页) 为判断动词 (copula) 下定义说: “根据典型语言哲学和语言学, 判断动词 (copula) 没有自己的语义内容; 按照《格林词典》的一种说法, 它是根本无特色的概念, 根本不影响到句子的全意义”^①。可见, 判断动词, 除了联系主语和宾语以外, 没有自己的涵义。它只有语法功能 (grammatical function) 没有语义功能 (semantic function)。学者一搬都承认对判断动词的这个定义, 他们不同的看法则是对判断句的定义。肖娅曼先生在《上古“是”“此”判断句比较》一篇文章谈到学者对上古汉语的判断句的不同看法, 他说: “一部分学者认为, 只有‘体词性词语 + 是 + 体词性词语’形式才是判断句; 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 ‘是’后代谓词性词语的也是判断句” (肖娅曼: 2005)。由此可见, 虽然学者对判断动词的看法大部分是一致的, 但是对判断句的看法则存有分歧。从语言哲学和类型语言学的角度来看, 按照判断句 (copula sentence) 所表示的涵义可以把它分成四类: 第一个是“认同性”的判断句 (identificational copula sentence), 第二个是“等式性”的判断句 (equational copula sentence), 第三个是“述谓性”的判断句 (predicational copula sentence)^②, 第四个是“确指性”的判断句 (specificational copula sentence; 见: Higgins 1979: 第 264 页)。下面我为每个判断句的类型举一个例子:

- (1) 这个人是秦始皇/这是秦始皇。
- (2) 吴越吴才老。
- (3) 他是我们的老师/他个子很高。

^① 我的译文, 原文: “Gemäß der klassischen Sichtweise in Sprachphilosophie und Linguistik hat die Kopula keinen eigenen semantischen Gehalt; sie ist, in der Redeweise des Grimm’schen Wörterbuchs, ein ganz und gar farbloser Ausdruck ohne Einfluss auf die Bedeutungskonstitution eines Satzes”。

^② 这里所说的“predicational”跟一般的定义不一样。《语言学辞典》为“Prädikation” (“谓项”, “述谓”) 下定义如下: “把特性划归于客体或事件的过程和结果。通过谓项使客体在质, 量, 空间, 时间等方面具体化, 或在客体之间建立联系。因此, 谓项是各种表达的基础, 在语言上体现为谓词” (见: 语言学词典: 第 415 页)。Higgins 对“predication”的定义不一样: “predication”指的是“把某种性质归于某种客体” (见: Geist/Blaszczak 2000)。这种“predication”以“Johann is tall”这样的句子为最基本。

(4) 我不喜欢的约翰 (Johann) 的一个方面是他的领带/秦始皇是中国古代的一个皇帝/今天 (是) 星期二。

(1) 句到 (4) 句的主语谓语关系都不一样: (1) 句中, 主语具有指示的涵义, 谓语具有认同的涵义。(2) 句中, 主语谓语都有指示的涵义。(3) 句中, 主语具有指示的涵义, 谓语具有述谓的涵义。(4) 句中, 主语有标题的涵义, 谓语有确指的涵义 (见: Geist/Błaszczak 2000)。

世界上的语言为表示判断句的涵义所用的方法大不相同。有的语言用特殊的系词, 即判断词 (动词, 代词等) 来表示“甲归属与乙”或者“甲等于乙”等涵义 (例如: 德语, 英语等), 有的语言不用 (例如: 他加禄语, 见: Kroeger 2005, 第 178 页), 有的语言有时候用, 有时候则不用 (例如: 现代汉语, 拉丁文, 古希腊文, 俄文)^⑧。要决定一个句子是否属于判断句那一类, 应该从这个句子的涵义出发。

肖娅曼先生对判断句的定义如下: “对主语和宾语之间是否具有某种关系进行断定, 是判断句的实质” (肖娅曼 2005)。这个看法基本上是对的, 但是要加以说明: 断定的那些关系应该是“识别性”, “等式性”, “述谓性”或者“确指性”的关系。这样下判断句的定义, 我们可以拿上所提到的两个不同的看法来整理一下: 此两个看法都从形式上的观点 (formal viewpoint) 出发, Higgins 等学者所提出的定义则从信息结构的观点 (viewpoint of information structure) 出发。因为对俄文等语言的判断句的研究往往从这一观点出发, 我接下来要保持信息结构的观点。

B) 历史语言学的证据

因为历史语言学所考察的对象一直在变, 它是属于历史科学 (historical sciences) 的一门学科 (见: Lehmann 1992: 第 33 页)。历史科学从历史观点考察而解释某种历史现象。历史科学的解释方法跟自然科学的解释方法不一样: “历史解答用概括来解释某种曾经发生过的事件: 它不预测具体未来事件” (Durie/Ross 1996: 第 15 页)^⑨。因为历史语言学的对象跟自然语言学的对象不一致, 所以它们的证据

^⑧ 人们一般认为拉丁文必须用系词表示主谓的判断关系。实际上不是如此。拉丁语可以用系词 *esse*, 也可以不用: *domus magna* (房子很大) 和 *domus magna est* (*est*: *esse* 的第三人称), 都是常见的拉丁语的句子。

^⑨ 我的译文, 原文: “*A historical answer applies generalisations to events after they have happened in order to help explain them: it does not predict specific future events*”。

(evidences) 和解释方法 (explanation methods) 也不一样。历史科学所解释的一概是某种曾经发生过的事件。自然科学不解释而揭示某种普遍性的法则。历史科学的对象是特性的，自然科学的对象则是普遍性的^⑤。

历史语言学的证据就是考察材料 (sources) 以后所推出的对材料的某种看法，即评价材料的可靠性，普遍性等以后所定的结论。那是历史语言学的解释方法的第一大步。没有对材料所推出的评价，材料就是毫无价值的。历史语言学的材料，即古籍，铭文等，只有通过学者的评估，才可以变成历史语言学的证据了。

那么历史语言学家怎么来考察而评价这两种材料呢？学者对此也有不同看法。依我看来，历史语言学的最基本的原则是所谓的“一致原则” (uniformitarian principle; 见: Matthews 2002: 第 480 页)，即“古今一致”的一个前提。它的基本的意思就是：我们现在的情况跟过去差不多，如果今天的语言都按照某些规则造句，那么过去的语言肯定也是如此。因为有这个前提，语言学家们可以用共时和历时语言学的普通理论来考察而评价古文的性质。但是用语言学的普通理论考察而评价古文的时候，要注意到普通语言学知识的暂时性。语言学的普通知识对历史语言学家而言，也不一定是绝对的道理。

总共而言，历史语言学用两种证据来照明过去的黑暗：第一种就是保留下来的所有材料，第二种则是普通语言学理论。因为“判断代词说”仅仅靠第一种证据，我接下来要给它提供一些属于第二种的证据。

三、“判断代词说”和俄语中的判断代词“это”

A) “判断代词说”

肖娅曼先生对《孟子》和《左传》考察如下：他对《孟子》和《左传》的所有的“此”字和“是”字居于主谓之间的判断句进行分析，断定后句是否属于体词性或谓词性两类。结果如下：

| 判断句式 | 句数 | 谓词性 | % | 体词性 | % |
|------|----|-----|---|-----|---|
|------|----|-----|---|-----|---|

^⑤ 波柏 (Popper) 与韩普 (Hempel) 曾经强调，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这种区分是不必要的，因为两门学科的解释都以所谓的“普遍法则” (universal laws) 为基础。那大体上可能是对的，但是具体地看历史科学与自然科学两门学科，应该提出，解释方法，研究对象等还是不大一样。

| | | | | | |
|------|-----|-----|-------|----|-------|
| “是”句 | 229 | 176 | 76.86 | 53 | 23.14 |
| “此”句 | 16 | 1 | 6.25 | 15 | 93.75 |

由此可见，“是”判断句占大多数，“此”判断句的例句很少。“此”判断句的后句一概属于体词性判断句那一类。因此，肖娅曼先生对“是”和“此”判断句考察的基本结论，以“此”字为“纯粹的指代词”，以“是”字则为“既有指代性，又具判断性”的一个词（肖娅曼 2005）。他说：“居于判断句句首的‘是’、‘此’，表面上看来位置相同，实际上并不相同。‘此’的确是居于主语的位置，就如‘舜，人也’的名词‘舜’是居于主语的位置一样，其性质也同‘舜’一样是一个体词性词语，是一个纯粹的指代词。但‘是’却不同，‘是’主要出于谓词性词语前，这一位置非常特别，这既是主语的位置，也是系词的位置“（同上）。

下面有四个具体的例子。

(5) 此城濮之赋也。（左传·成公二年）

(6) 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孟子·梁惠王章句上一）

(7) 荣季曰：死而利国，犹或为之，况琼玉乎？是粪土也，而可以济师，将何爱焉？（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8) 乃献又求其宝剑，叔曰：是无厌也。（左传·桓公十年）

(5) 和 (6) 两句属于“此”判断句一类。根据肖娅曼的数据，(5) 句是“此”判断句的一般出现，即后句为体词性谓语。(6) 句的后句是谓词性谓语，只有此句一例，用法肯定不一般。(7) 句以后句为体词性谓语，占“是”判断句之百分之 23.14。肖娅曼解释说：“53 句体词性“是”判断句虽然只占全部“是”判断句 23.14%，但却比全部“此”判断句多出几倍”（肖娅曼 2005）。(8) 句以后句为谓词性谓语，此句占“此”“是”判断句的大多数。

B) 俄语的判断代词“это”

俄文以前有像拉丁文，古希腊文等印欧语系的语言一样的判断动词“есть”（同英语“to be”）。但是现代俄语很少用这个词来表示主谓之间的判断关系。学者一般把俄文的判断动词解释为“隐性标记的”（covertly marked），即人们说话时省略的。此当然不易证明。但是俄罗斯人学德语，英语等显性标记判断动词的语言的时候，一般有些困难习惯于判断动词的显性用法。在我看来，那说明俄语里一般没有典型的判断动词了。但是那当然不能证明或反驳上所提到的“隐性说”。

除了“省略”判断动词以外，俄语里也可以用指示代词“это”（同英语“this”）来表示判断关系。学者把这种句型一般称为“代词性判断结构”（pronominal copula construction；见：Markman 2007）[®]。见下面三个例句：

(9) Петр – мой друг.

彼得 我的 朋友

(10) Петр есть мой друг.

彼得 是 我的 朋友

(11) Петр – это мой друг.

彼得 这 我的 朋友

“彼得（Peter）是我的朋友。”

上面已经说过，（9）句和（11）句最为常见。（10）句一般只用在形式逻辑方面的谈话中，口语里一般不用。那么，（9）句和（11）句有没有意义上的区别？下面四个例句能说明这一点。

(12) a Мой друг – это Петр.

我的 朋友 这 彼得

“我的朋友（那）是彼得。”

b Мой друг – Петр.

我的 朋友 彼得

“我的朋友是彼得。”

(13) a Петр – это прекрасный врач.

彼得 这 非常好的 医生

“彼得(那)是非常好的医生。”

b Петр – прекрасный врач.

彼得 非常好的 医生

“彼得是非常好的医生。”

(14) a Тот человек – это Петр.

b Тот человек – Петр.

[®] 俄语里还有其他表示判断关系的动词。这些我这里不谈及了。

- | | | |
|--------|--------------------|--------------------|
| | 那 个 人 这 彼 得 | 那 个 人 彼 得 |
| | “那 个 人 (那) 是 彼 得。” | “那 个 人 是 彼 得。” |
| (15) a | Зевс – это Юпитер. | b * Зевс – Юпитер. |
| | 宙 斯 这 朱 庇 特 | 宙 斯 朱 庇 特 |
| | “宙 斯 (那) 是 朱 庇 特。” | “宙 斯 是 朱 庇 特。” |

除了 (15) b 以外，所有的句子里可以用“это”，也可以不用它。但是 (15) 句是非常特别的一种句型：它表示的是“等式关系” (equational relations)，不能不用指事代词“это”来表示这种关系。由此可见，俄语里应该用指事代词“это”来表示等式关系的判断句。如果更细地分析 a 和 b 句的区别，那么就可以说，所有的 b 句都属于“述谓判断句”一类。可以总结，俄语里用“это”表示判断关系的判断句都属于“认同性”，“等式性”，“确指性”三类。此三类基本上可以归纳成一类，即“确指性判断句” (见：Geist/Бłaszczyk 2000)。“это”以后的句子成分是判断句的焦点，没有“это”的判断句不应该是如此。此也证明“это”判断句的确指性。

下面三个例句说明另外一个“это”判断句的特点 (见：Padučeva 1985: 165)。

- (16) Наконец лодка показывается – это Петр.
 终 于 船 出 现 这 彼 得
 “终于船出现了，那是彼得。”
- (17) Наконец лодка показывается – это спасение.
 终 于 船 出 现 这 救 援
 “终于船出现了，那是救援。”
- (18) Лодка – это Петр / спасение.
 船 这 彼 得 / 救 援
 “船，那是彼得 / 救援。”

可见，“это”是典型的指事代词：它不需要一个显性的先行词 (antecedens)。“это”的指称对象就是上文或语境所蕴涵的命题 (见：Geist/Бłaszczyk 2000)。可以简单地说：无论上文或前句怎么样，“это”什么时候都可以用。

下面的例句指出第三个“это”的特点：

(19) Это он выпил все напитки.

这 他 喝光了 所有的 饮料

“是他把所有的饮料喝光了。”

(20) Это ты не хочешь меня слушать.

这 你 不 要 我（宾格）听

“是你不要听我。”

(19) 句和 (20) 句所指出的“это”的用法异常类似于典型的系词。可见，俄文的“это”已经走上了判断词的路程。但是“это”跟一般的判断动词当然还有一些区别。最为基本的区别是：它不能作述谓判断句的系词。下面举两个例子说明一下：

(21)a * Петр – это умный.

彼得 这 聪明

b Петр умный.

彼得 聪明

“彼得很聪明。”

(22)a * Петр – это в школе.

彼得 这 在 学校

b Петр в школе.

彼得 在 学校

“彼得在学校里。”

(21) a 和 (22) a 是绝对不能说的两个例句，“это”以后只能加 Np 性的后句，即句子的独立成分。俄语在这一方面很类似于现代汉语：现代汉语里也不用系词来表示 (21) 与 (22) 句中的意思。为的是 (21) 与 (22) 句所表示的判断关系不是确指关系，而是述谓关系（见：上面的“②”脚注）。

C) 指事代词作判断词的其他例子

看其他语言的时候，可以知道：指示代词作判断词的例子是比较常见的。《语法化的世界词库》专门列举“demonstrative > copula”一个语法化过程：“指示代词可以引起各种各样的判断功能，像存在 (existential)，人同 (identifying)，修饰

(qualifying) 等” (Heine/Kuteva 2002: 第 109 页)^⑦。这样的例子比较多, 包括不同的语族和类型上不同的语言, 像古埃及语, 波兰语, 俄语, 阿拉伯语, 希伯来语, 各种各样的克里奥尔语等语言 (见: Markman 2007, Heine/Kuteva 2002)。我想这里不用引用所有的例子, 只选一个比较代表性的:

(23) Nwn pw jt nčrw.
Nun 这 父亲 天神 (复数)

“Nun 是所有的天神的父亲。” (见: Heine/Kuteva 2002: 第 108 页)

四、结论

从“это”和“是”的判断用法比较可以知道: 虽然两个代词的用法不是一模一样, 但是有些类似的地方。首先, 两个词都是指示代词, 都有非常虚的词汇意义。其次, 二者都往往处在主谓之间, 起联系主语和谓语的作用。第三, 二者表示的判断意义不是全面的, 而是特殊的^⑧。我上面也提到过, 指示代词起判断作用是比较常见的。

洪心衡先生曾经提出过《孟子》中的“是”字有三种意义, 即指代事物, 表示“对”和表示“确认”的意义。他认为, 判断动词“是”是从表示“确认”的这个副词演变而来的 (见: 洪心衡 1964)。若看肖娅曼的证据, 也看类型语言学的证据, 那么就可以说: 解释不用那么复杂。说指示代词变成判断词就行了。

我这里介绍的还不能算是全面的研究。我只是为了更全面的照明判断动词“是”的起源与演变提出了一些意见和新的看法。将来还必要继续考察类型语言学的概况, 也必要具体考察《孟子》和《左传》的判断句。在我看来, 将来要解决的问题有三个比较重要: 第一, 《孟子》和《左传》的判断句有什么具体的信息结构的异同? 第二, 现代汉语“是”判断句的信息结构与它从代词性判断句的来源有什么关系? 第三: 判断代词“是”什么时候变成纯粹的判断动词?

^⑦ 我的译文, 原文: “[...]demonstratives [...]may give rise to various copular functions, such as existential, identifying, and qualifying functions”.

^⑧ 根据“二、A”所指出的判断句的四类, 俄语的“это”作用有限于“非述谓”类判断句。现代汉语的有些情况下也一般不用“是”字作系词 (像“今天星期天”这种句子)。但是我得承认, 在这里不能完全解决中文的这些特殊情况。俄语和中文的有些句型一模一样, 有些则不一样。比如: “他是老师”这样的句子, 现代汉语用判断动词, 俄语则不用判断代词。对此将来还得继续考察。

五、参考文献

- Durie, Mark/Ross, Malcom (ed.) 1996: *The Comparative Method Reviewed. Regularity and Irregularity in Language Chan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eist Ljudmila/Błaszczak, Joanna 2000: Kopulasätze mit den pronominalen Elemente to/eto im Polnischen und Russischen, in: *ZAS Papers in Linguistics* 16.
- 郭锡良 1990: 《关于系词“是”产生时代和来源论争的几点认识》，载于《王力先生纪念论文集》，商务印书馆。
- 哈杜莫德·布斯曼（著）/ 陈慧瑛等（编译）：《语言学词典》，北京 2005，商务印书馆。
- Heine Bernd/Kuteva, Tania 2002: *World Lexikon of Grammaticalization* [=语法化的世界词库]，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iggins, R. 1979: *The Pseudocleft Constructions in English*, Garland.
- 洪心衡 1964: 《〈孟子〉里的“是”字研究》，《中国语文》第 4 期。
- Kroeger, Paul R. 2005: *Analyzing Grammar. An Introdu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ehman, Winfred P. 1992: *Historical 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aienborn, Claudia 2003: *Die logische Form von Kopula-Sätzen*. Berlin: Akademie Verlag.
- Markman, Vita G. 2007: *Pronominal Copula Constructions are What? Reduced Specificational Pseudo Clefts!*, in: *Cascadilla Proceedings Project*.
- Matthews, P. H. (原编) / 杨信彰 (编译) 2006: *牛津英汉双解语言学词典*，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Padučeva, E. V. 1985: *Vyskazyvanie i ego sootnesenost's dejstvitel'nost'ju*, Moskow, Nauka.
- 王力 1989: 《汉语语法史》，商务印书馆。
- 王力 1958: 《汉语史稿》（中册），科学出版社。
- 王力 1937: 《中国语法中的系词》，原载《清华学报》。又见于《龙虫并雕斋文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0 年 1 月。
- 肖娅曼 2005: 《上古“是”“此”判断句比较》，《汉语史研究集刊》第七卷，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